

祝尚書 著

宋人別集敘錄

SONGREN BIEJI XULU



祝尚書 著

宋人別集叙錄

下

中華書局

# 宋人別集叙錄卷第十六

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 孫尚書大全文集五十七卷 南蘭陵孫尚書

## 大全文集七十卷

孫 覲 撰

孫覲（一〇八一——一一六九），字仲益，號鴻慶居士，晉陵（今江蘇常州）人。大觀進士，又舉詞學兼茂科。歷官翰林學士，吏、戶二部尚書，忤執政，歸隱太湖。慶元己未（五年，一一一九），其子介宗哀集遺詩文成集，刊於興國軍（今湖北陽興縣）郡齋，跋稱「僅得四十二卷。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。集今閩中有鏤版者，多訛舛。介宗不孝之孤，假守富川，吏退之餘，復加訂正，刊於郡齋。敬當百拜乞叙於一代鴻儒，為不朽之傳云」。所請「鴻儒」為周必大，其序中引用孫介宗書，謂「先君文稿，中更兵燹，存者無幾，而閩、蜀所刻，復雜程忠惠（汝文）之文，大懼不足傳信。今定為四十二卷，其未備者方哀次《外集》」云云。據序、跋，知興國軍刊本之前，已有閩、蜀刻本，唯多舛訛耳。

陳氏《解題》卷一八著錄道：

《鴻慶集》四十二卷，戶部尚書晉陵孫覲仲益撰。大觀三年（一一〇九）進士，政和四年（一一一四）詞科。《代高麗謝賜燕樂表》，膾炙人口。生元豐辛酉，卒乾道己丑，蓋年八十有九，可謂耆宿矣。而其平生出處，至不足道也。嘗提舉鴻慶官，故以名集。

《通考》卷二三八、《宋志》同。所錄當即興國軍刊本。

除四十二卷本外，趙氏《讀書附志》又著錄《孫尚書大全集》五十七卷，乃別是一本。此本編刊情況不詳，後將述及。

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九著錄孫氏文集凡三本：「孫氏《鴻慶集》一部十冊，全。《孫尚書大全集》一部四冊，闕。《孫尚書尺牘》一部三冊，闕。」《棗竹堂書目》卷三亦錄三本：《大全集》四冊，又《孫尚書尺牘》三冊，《鴻慶集》十冊。《澹生堂藏書目》卷一三、《絳雲樓書目》卷三皆載《鴻慶集》四十二卷。今存四十二卷本、五十七卷本（殘）、七十卷本三類，書名各異，所收詩文數量亦各不相同，蓋版本系統異耳。諸家所謂《尺牘》，即《內簡尺牘》，本書另立目考述。以下分別述其文集各本。

一、四十二卷本，即《鴻慶居士集》。此乃孫氏家編本。前述慶元興國軍刊本久已失傳，今以明鈔本為古。明鈔本凡二部，均藏上海圖書館。其一為明山泉書舍寫本，係潘氏滂喜齋遺書，傅增

湘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·四記之曰：

棉紙藍格，十一行二十字，版心有「山泉書舍」四字。前有周必大序，大字，七行。鈐

有「蒼巖山人書屋記」。書衣上有題記：「正定縣呈送宋孫氏原鈔著《鴻慶集》一部，計  
□（原空）卷，共十本，係原任紹興府梁彬家藏之書。」

傅氏又有跋，稱此鈔本「卷帙整齊，紙幅寬展，字蹟亦明爽悅目。前周益公序，後介宗跋，皆摹寫大字，半葉七行，行十四字，是從宋板仿寫之證」。

上海圖書館所藏另一明鈔本，乃祁氏淡生堂鈔本，版心下方有「淡生堂鈔本」五字。

除明鈔本外，是集今猶存清鈔本數部，如北京圖書館藏呂氏講習堂鈔本、章鈺跋清鈔本，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（參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二九），上海圖書館藏知聖道齋鈔本，等。知聖道齋鈔本有彭元瑞校并跋，跋稱「此本從知不足齋借讎再過，差少訛字」（詳《知聖道齋讀書跋》卷二）。

日本靜嘉堂文庫亦藏有清鈔本一部，乃陸心源得於吳焯（尺鳧）繡谷亭之本（見《麗宋樓藏書志》卷八二、《靜嘉堂藏書志》卷三五）。陸氏有跋，稱以《大全集》（即七十卷本，詳後）校之，四十二卷本所無者，「文九百餘首，詩八十五首，翟忠惠之文或在其中，今不可考矣。此本有而《大全》無者，詩五首，輓詞六首，表四首，啟三首，記七首，外制三首，劄子兩首，昏書兩首，序四首，題跋十四首，贊一首，墓誌十一首」。

《四庫總目》著錄馬裕家藏本，為《鴻慶集》四十二卷，當亦為傳鈔本。然《四庫提要·內簡尺牘編注提要》稱「觀所撰《鴻慶集》，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」云云，而《鴻慶集》僅四十二卷，所云當為《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》。館臣手中既有《大全文集》而不收錄，蓋以《鴻慶集》四十二卷本出於孫氏家編，最為可靠，然《提要》中應有所交代。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引繆荃孫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，已言其非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盛宣懷將四十二卷本《鴻慶居士集》刊入《常州先哲遺書》，所用底本乃鈔本，跋稱「自宋之今，輾轉傳鈔，訛脫不可勝舉。前在京師，假得臨清徐梧生戶部影宋寫本，係借書園舊藏，行款均自宋本出，而訛脫亦甚。卷三十二缺一葉，借錢塘丁氏本補足。卷三十四缺一葉，丁氏本亦缺，無從補矣」。盛氏本乃繆荃孫所校刻，其不取大全文集本為底本，即因周必大序稱閩、蜀所刊多雜有翟文之故。繆氏後來又以《大全文集》所溢出之詩文凡九百六十八首，編為《補遺》二十卷，於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刻入《常州先哲遺書後編》中。

二、五十七卷本，題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。趙氏《讀書附志》嘗著錄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五十七卷。今存殘宋刻，凡三十三卷，藏北京圖書館，計有卷六、卷□、卷十五至十九、卷二十三至二十四、卷二十九至三十五、卷四十二至五十七。每半葉十三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此本嘗為周錫瓚（香巖）收藏，黃丕烈曾借以影鈔，有跋曰：

此殘宋刻本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，僅存三十三卷，即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所云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五十七卷本也。外間傳布頗少，余借諸周丈香嚴處，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，兩匝月而竣事，藏諸讀未見書齋，居然影宋鈔本矣。雖不及毛鈔之精，而一時好事之所為，以視汲古閣中入門僮僕盡鈔書者，其風致何多讓焉。嘉慶甲子（九年，一八〇四）六月八日，蕘翁黃丕烈。（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卷八）

張泰影宋本，後為陸心源所得，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，見《皕宋樓藏書志》卷八二、《靜嘉堂秘籍志》卷三五。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二九著錄四十二卷本時，疑五十七卷即閩本或蜀本。

三、七十卷本，或題《宋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》，或書名無「宋」字。陸心源舊藏鈔本有「宋」字，故其跋謂「此本不著編輯姓氏，首冠「宋」字，當為宋以後人」，「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始著於錄」；而其《皕宋樓藏書志》著錄時，却稱「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」「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五十七卷」，恐七十卷之訛，則又以為此本亦出於宋，自相矛盾如此。今按陸氏兩種推測皆可議。宋刻五十七卷殘本尚存世，疑趙氏《附志》字訛，非是。傅增湘《孫尚書大全文集跋》亦以為該本是宋以後人所輯，然「其源甚古，宜可以并存而不廢」。按《大全文集》七十卷中，較四十二卷本溢出大量詩文（已詳前），恐非宋以後人所能蒐輯，況明初已見於書目，必是宋、元舊帙。因疑此本為宋代書坊所編，唯宋人書目未著錄而已。

七十卷本《大全文集》，今以明鈔本為古。明鈔本乃瞿氏舊物，現藏北京圖書館，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二二著錄，并述其收藏源流道：「此與《鴻慶居士集》四十二卷本不同。舊為震澤王氏鈔本，後歸葉石君（萬）、周漪塘（錫瓚）、張月霄（金吾）諸家。卷中以朱筆依《鴻慶集》校補者，石君筆也。」卷首有「濟之」、「葉萬」、「歸來草堂」、「樸學齋」諸朱記。」又，該本卷五十後及卷末有葉萬、錢大昕題跋數則，葉氏跋略曰：「《孫尚書大全集》，係王文恪公（按：王鏊，字濟之，謚文恪）鈔藏本，中有差謬脫落，時無善本全校，將《鴻慶居士集》參校一次，其所補入，皆其集中文也。因性拙懶於鈔謄，故所錄皆草草云。順治九年（一六五二）五月初六日，葉石君識。」（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謂補人之文為「石君手鈔，附每卷末」）錢氏跋曰：「《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》，凡七十卷，係王文恪公家藏本，後歸葉石君氏，曾以《鴻慶集》參校增補，最為精審，今為周漪塘明經所得。」此本為清鈔各本之祖。如南京圖書館之丁氏本，乃王鹿臺（原祁）舊物，有王氏印記，丁丙謂其「從文恪藏本傳錄」（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二九）。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有葉萬（樹蓮）跋，其源可知。臺北「中央圖書館」著錄張金吾手跋、傅增湘手書題記之舊鈔本兩部。日本靜嘉堂文庫藏鈔本，陸心源謂「從王氏本傳錄，有『馬玉堂印』、『笏齋』兩方印，『漢唐齋』長印」（《詒宋樓藏書志》卷八二）。

除上述三本外，今北京圖書館等尚藏有明嘉靖刊本《鴻慶居士集》十四卷，每半葉九行十九字，非完帙。《天祿後目》卷一〇嘗著錄，謂其「蓋後人選定之本也」。光緒本盛宣懷跋譏其「反改周序『四十二卷』為『十四卷』，則明人陋習，不足據也」。不過《增訂四庫簡目標注》邵章《續



錄》稱該刻本「甚精美」。

【參考文獻】 周必大《鴻慶居士集序》（常州先哲遺書本《鴻慶居士集》卷首） 孫介宗《鴻慶居士集

跋》（同上） 傅增湘《明鈔鴻慶居士文集跋》（《藏園羣書題記》卷一四） 陸心源《鴻慶居士集跋》（《儀顧

堂題跋》卷二二） 盛宣懷《光緒刊鴻慶居士集跋》（常州先哲遺書本卷末） 葉萬、錢大昕等《南蘭陵孫

尚書大全文集跋》（《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》卷四） 陸心源《孫尚書大全集跋》（《儀顧堂題跋》卷一二）

傅增湘《孫尚書大全集跋》（《藏園羣書題記》卷一四）

## 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

孫 覲撰 李祖堯編注

孫覲《鴻慶居士集》不載尺牘。七十卷本《孫尚書大全文集》雖載有大量尺牘，然與李祖堯編注本《內簡尺牘》同者殊少。《內簡尺牘》不見於宋人書目，故丁丙謂「《尺牘》雖宋有專刻，然

晁、陳諸志未見專錄」（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二九）。

《尺牘》明人書目多見著錄，如前引《文淵閣書目》等，此外《脈望館書目》、《徐氏家藏書目》、《澹生堂藏書目》、《絳雲樓書目》亦有登錄，皆不詳其卷數及版本。然宋代之所謂「專刻」，今猶有一部傳世，藏上海圖書館，題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》。此本嘗經黃不烈收藏，《百宋

一塵賦》所謂「梅山校正之《尺牘》」，即指該本，黃氏注曰：

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》，十六卷。每半葉十二行，每行大廿字，小廿五字。無序文及刊刻年月，目後有「蔡氏家塾校正」六字。予向有趙靈均用元天曆庚午（三年，一三三〇）本所校之明刻，其首有鈔補序一通，云「慶元三祀（一一九七）閏餘之月，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」。以之相證，即此本之序，而今失去耳。元本蓋從之出也。

其《百宋一塵書錄》又著錄道：

余向藏《孫尚書內簡尺牘》，係成化刊本，趙靈均取元刻本校過，後為葉石君收藏，可稱善本矣。最後得此宋本於郡故家，無刻書年月，於分類之目末葉有「蔡氏家塾校正」六字，合諸葉本鈔補序文有云「慶元三祀閏餘之月，梅山蔡建侯行甫謹序」云云，未知即此蔡氏否也。葉本校語云「元英宗天曆庚午（三年，一三三〇）。按：天曆為元文宗年號，非英宗，葉氏誤」刻本分十六卷，而宋本分卷却合，然遇宋諱皆闕筆，則非即英宗時本可知。安知元翻宋本分卷不仍其舊耶？余嘗取以覆校，實有勝於葉本處，可知宋刻定勝元刻也。

所謂元刻，今亦傳世，且有數部。《增訂四庫簡目標注·續錄》曰：「翁弢夫藏宋刊本，乃清宮

流出者，有「天祿繼鑑」印。袁抱存藏宋刊十六卷本，行款與黃（丕烈）本同，有覃溪、荷屋及陳伯陽跋語。」按清宮流出之宋本，不見於《天祿後目》，別無著錄，不詳何在；袁克文（抱存）所得本，有陳道復（伯陽）、翁方綱（覃溪）、吳榮光（荷屋）題識，翁、吳題識皆謂是南宋本，傅增湘則定為元刊本。收藏印記有「文璧印」白、「停雲生」白、「文徵明印」白、「二酉齋」朱、「道復」白、「陳氏道復」白、「白陽山人」白、「周生」朱、「周中子」白、「莊榮之印」白、「莊潛之印」白、「南海葉氏雲谷家藏」朱長、「葉圭祥印」白、「葉夢龍鑒藏」白、「鄭埴之印」白、「鄭氏文圃」白、「芭林審定」朱、「李灝印信」白、「伊秉綬印」白、「墨卿鑑賞」朱、「石根審定」白，各印甚多，不備錄（詳參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卷一四）。此本今藏天津圖書館，亦著錄為元刊本。每半葉十二行二十字，與宋本同，唯宋本為細黑口，此本為黑口。

前引黃丕烈注《百宋一廬賦》，稱元本有蔡建侯序，亦即宋本序，元本從宋本出，其說是。蔡序今存，謂孫觀「門人李公祖堯得公之遺帖獨富，嘗類而箋之，且欲刊之書肆，以便覽者」云云，時在慶元三祀，則宋本當刊於是時。元刊仿宋本，故頗易混淆，前引黃氏《書錄》稱宋刻「遇宋諱闕筆」，元刻不闕，是其顯著區別。翁方綱跋謂「觀之為人不足道，而此編之注，則祖堯當日得自親所見聞，頗足以資考訂」。

元刻除十六卷本外，猶有十卷本，今北京圖書館著錄二部，其中一部為傅增湘舊藏，有跋，稱與十六卷本「分卷不同，而篇數則不異」。盛宣懷跋常州先哲遺書本（此本詳後），以為宋刻即有十

卷本，且亦有「蔡氏家塾校正」方牌子。所云宋刻十卷本，不詳何據，未見諸家著錄。若十卷、十六卷兩本皆刊於蔡氏家塾，何本在前，由何人分合，俱不可考。元刻十卷本每半葉十二行二十二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此書固以宋、元舊槧為佳，明、清刻本，皆由以出。明代共刻有三本，題為《孫尚書內簡尺牘編注》，皆屬十卷本系統。丁丙述之曰：「成化辛丑（十七年，一四八二），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於雲間，錢尚書溥序；嘉靖丁巳（三十六年，一五五七），建陽守顧名儒重刻，自為跋；萬曆庚辰（八年，一五八〇），淮陽學政李時成又刻於姚江（按即翻刻建陽本），葉逢春序。此本（嘉靖本。按丁氏本今藏南京圖書館）為顧刻，而仍冠錢序於首。」（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二九）按錢溥序曰：「（孫覲尺牘）其門人李學士祖堯已編刻傳世，久而版佚。其十世孫徵士封工部主事玘寶藏之，授其子仁，今任都御史，巡撫西蜀，始復刻之以傳。」據此則成化所用底本似為宋板，而非由元本出，可反證宋時確有十卷本。明刻三本，今皆有著錄。成化本每半葉九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嘉靖本同。萬曆本改為十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傅增湘嘗以元刻十卷本校嘉靖本，跋稱「明刻之脫誤不勝枚舉」。傅校本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
是集清代刻有兩本，亦皆屬十卷本系統。一本為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蔡龍孫、蔡綽增注本，改題曰《宋孫仲益內簡尺牘》，有浦起龍序，略曰：

梅里蔡氏子弟，風尚好古。屬者初篁理故帙，憫斯牘之傳不廣，又病夫淺人者詭言，門人夾注淆漏，乃與諸大阮體乾、登復、用謙謀，手釐而版行之。於是用謙起為約，尅日從事，而吳門張蔭嘉以社會來集，與勞焉。刊正哀補，捷鈔接校，首尾纔五十日，注本定。

蔡氏以何本為底本，浦序未明言，然其止述明代三刻，則底本當即明槧。乾隆本每半葉九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單邊，今國內及日本東京大學皆有著錄。

清刻另一本，為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盛宣懷刊《常州先哲遺書》本。此本題《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編注》，即以乾隆本為底本。盛氏跋曰：「國朝乾隆丁卯（十二年），無錫蔡龍孫、蔡綽病舊注簡漏，廣搜羣籍，為之增訂。補苴罅漏，頗有功於是書，今刊附《鴻慶集》之後。」至於此本所收，盛跋謂「《大全集》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，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。同時掇拾，各有短長，正宜互存，以成全璧」。傅增湘嘗以元刻本校盛氏本，補入十四札。

《四庫總目》著錄勵守謙家藏本《內簡尺牘編注》十卷，無增注，有錢溥序而無嘉靖、萬曆刊板序跋，殆為成化本。

【參考文獻】 蔡建侯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序》（常州先哲遺書本《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編注》卷首）  
錢溥《成化本內簡尺牘序》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內簡尺牘編注》卷首）  
顧名儒《嘉靖重刊內簡尺牘

跋》（嘉靖本卷末）

傅增湘《校元本孫尚書內簡尺牘跋》（《藏園羣書題記》卷一四）

葉逢春《萬曆刊內簡

尺牘序》（萬曆本卷首）

浦起龍《乾隆刊內簡尺牘序》（常州先哲遺書本卷首）

盛宣懷《光緒刊內簡尺牘

跋》（同上卷末）

##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

陳淵撰

陳淵（？——一一四五），初名漸，字知默，又字幾叟，世稱默堂先生，沙縣（今福建沙縣）人。早年從學二程，後師事楊時。召對，賜進士出身，除監察御史，右正言，為秦檜所惡，去位。是集乃其門人沈度哀輯，紹興十七年（一一四七）付刊，并序曰：

余昔從公受業左右，幾二十年。……余服膺高堅，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，釐為二十二卷，序而刊之，廣諸同志。

淳熙戊戌（五年，一一七八）十月，楊萬里又作後序，稱其到毗陵數月，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，一日，有陳淵之子秀才籓來謁，因向其求陳淵之書而觀之，「其詞質而達，其意坦而遠，其氣暢而幽。至於立朝廷，當言責，正君心，排權臣，蹇蹇不折也，是豈今之所謂文哉？蓋道學充斥其中而溢乎其外，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。既歸其書於籓，而籓請序於予」，云云。後世傳本既

有楊序，疑淳熙間有重刊本。

陳氏《解題》卷一八著錄《默堂集》二十二卷，與沈度序合。《通考》卷二三八從《解題》。《宋志》著錄《宋敦儒陳淵集》二十六卷，又詞三卷。按紹興本既為二十二卷，淳熙本當同，況淳熙本乃其子所刊，不至與朱敦儒合集。朱氏著有《獵較集》（久佚），疑「朱敦儒陳淵集」，乃「朱敦儒《獵較集》」之誤，或「陳淵」二字誤竄入「朱敦儒集」之中。前人或以為《宋志》所錄為別本，恐非，《宋志》「別集類」不相干二人之集合錄，尚無其例。

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九著錄「《陳默堂文集》一部八冊，全」。明末之《內閣書目》仍稱「全」，凡二十二卷。《菘竹堂書目》卷三亦著錄八冊。所謂八冊殆即宋槧。清初徐氏傳是樓猶有宋本，後失傳。宋以後似別無覆本。今國內僅有鈔本數部著於錄，皆二十二卷，多為影寫傳是樓宋本。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寫本，丁丙記曰：「詩中『應當慎行止』之『慎』字，注曰『御名同音』，則猶是影摹淳熙舊刻本。」（《善本書室叢書志》卷二九）北京圖書館藏影寫本，乃楊氏海源閣遺書，每半葉十行十  
九字，偶有闕文，首集有「影寫崑山徐氏傳是樓所藏宋槧本」一行，卷一《重陽後送謹常兄之符離》詩「應當慎行止」，「慎」字注「御名」，與丁氏所云合。《四部叢刊三編》即據此本影印，趙萬里有跋，稱原本「乃康、乾間人手跡」。

《四庫總目》著錄鮑士恭家藏本。四庫本闕文與影宋本略同，當亦源於宋槧。《提要》又稱別本十二卷，題曰《存誠齋集》，有文無詩，未言是刊是鈔。此本今未見著錄。

【參考文獻】 沈度、楊萬里《默堂先生文集序》（四部叢刊三編本《默堂先生文集》卷首，人各一序）  
趙萬里《默堂先生文集跋》（同上卷末）

## 東窗集十六卷

張擴撰

張擴（？——一一四七），字彥實，一字子微，德興（今江西德興）人。崇寧五年（一一〇六）進士，累官為秘書省校書郎，充館職。南渡後歷官左史、中書舍人。王明清《揮塵餘話》卷二謂張彥實（按「擴」為寧宗諱，故南宋文獻或稱其字，或改作「廣」，詳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）「有《東窗集》行於世」，未記卷數。《遂初堂書目》載其《東窗詩集》。《解題》卷一八著錄道：

《東窗集》四十卷，中書舍人鄱陽張廣（擴）彥實撰。與呂居仁（本中）為詩友。其在西掖，當紹興十一年（按《四庫提要辨證》謂「當作十二年」，一一四二）。

《通考》卷三三九同。《宋志》除著錄《東窗集》四十卷外，又有《詩》十卷。疑即《遂初堂書目》著錄之《東窗詩集》，蓋曾別行。兩集皆未見宋人序跋，原本編刊情況不詳。

張集明人極少著錄，蓋宋槧久佚，別無傳本。今存乃大典本，《四庫提要》曰：「惟《永樂大



《典》尚多錄其詩文，其為中書舍人時所作制詞尤夥，大抵溫雅綿密，與汪藻可以聯驅。謹採掇編輯，釐為一十六卷。」大典本錄入《四庫全書》，文淵閣庫本嘗影印入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。

## 大隱集十卷

李正民撰

李正民（？——一一五一），字方叔，揚州（今江蘇揚州）人，晚寓海鹽（今屬浙江）。政和二年（一一二二）進士，紹興間累官中書舍人，吏、禮二部侍郎。所著文集，明代以前唯《宋志》著錄，為《大隱集》三十卷，未見宋人序跋，編刊情況不詳。陳貴謙序其子洪所著《芸菴類稿》時，稱大隱先生「諸所論撰亦既盛行於時」，則其集當早已刊行。

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九著錄「李正民《芸菴類稿》一部五册，全」，同時又錄「李正民《大隱文集》一部五册，全」。《棗竹堂書目》卷三亦著錄兩集。《內閣書目》卷三曰：「《大隱先生集》五册，全。……凡三十卷。」又「《芸菴類稿》二册，全，宋侍郎李正民著」。《芸菴類稿》乃其子李洪所著，明人皆誤題李正民，不詳何故。

原本久佚，今傳乃大典本。《四庫提要》曰：「據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掇拾編次，釐為文六卷、詩四卷。中多中書制誥之作，溫潤流麗，頗近浮溪（汪藻）。其詩亦妍秀可誦，在南渡初，猶不失